

紅 RED

P. PAVLENKO

翼 WINGS

葉 璽 鳳

東 FLY

★ 時 代 書 局

飛 EAST



原著者：

彼得·拍夫朗訶

造像

# 紅翼東飛

葉露鳳譯

## RED WINGS FLY EAST

PYOTR PAVLENKO

★ 時 / 代 出 版

## 譯著題記

彼得·拍夫朗訶(Pyotr Pavlenko)是蘇聯的新作家，可是他的作品已經使他於短短幾年之內在蘇聯文壇獲得了重要的地位。今年，他已經和其他十四位重要作家當選為蘇聯作家協會的主席團。

曾有過一部到中國各地來開映過的蘇聯國防影片「在邊境上」(也有人譯作蘇日風雲)。這裏的邊境就是指遠東的火藥庫蘇僞滿邊界。蘇聯為了張鼓峯事件特攝製了這部影片。提高民衆對於遠東侵略者的警覺性並表彰遠東紅軍捍衛祖國予打擊者以打擊的戰蹟，這影片的故事執筆者便是拍夫朗訶。

1  
拍夫朗訶有好幾部作品的背景都是遠東。去年，辛克萊建議與蘇聯作家合作一部以美國和蘇聯為背景的小說「赤金」，這建議到達蘇聯後，蘇聯作家協會便推烏拍夫朗訶代表蘇聯作家執筆，與辛克萊從事這部小說的合作。這固然因為拍夫朗訶的文學天才能肩擔這個責任，

同時更因為遠東是蘇聯的產金區，著名的阿爾丹金鑽便在這裏，而拍夫朗訶正是最熟悉蘇聯遠東情形的。

拍夫朗訶並不是僅以描寫異鄉景物爲能事的風土作家。在他寫給辛克萊的回信上說，『「赤金」的主題必然將是反日的。直到今天，西伯利亞和遠東決不會忘記在我們與白黨和國外干涉者鬥爭的日子，日本軍閥在其中所表現的惡行和殘暴。』

爲了不會忘記，拍夫朗訶便寫下了這部「紅翼東飛」。這是一部滲合了史料和想像的小說。描寫蘇聯怎樣經營西伯利亞和遠東，由荒漠的林莽地帶怎樣變成了新的城市，由不設防的荒野怎樣出現了鋼鐵的砲壘線。敵人的間諜忙碌起來了，敵人着慌了，便先發制人，突然進攻蘇聯的邊境，而且襲擊海參崴，要摧毀蘇聯遠東空軍根據地。但紅軍運用着巧妙的戰略，從空中，從海上，從地下，不僅殲滅了進攻的敵人，而且紅翼的空軍還震到敵人的心臟——東京，加以無情的摧毀。

戰爭轉到了另一個方向，轉到敵人的內部，蘇聯負傷的士兵和日本俘虜便在遠東後方開始教育和建設工作，友愛地攜手在一起，建設起一座新的和平的城市。爲了紀念日本民衆爭取

祖國的解放所流的血，他們便採取了一位日本社會主義者先進的名字——片山潛，命名了這由戰爭產生的新的和平的城市。

「紅翼東飛」便這樣結束了，但作者却加上一句按語：「這也可以作為一部書的開端。」東三省的中國義勇軍和遊擊隊，在書中也佔着重要的地位無疑的，這是事實，在驅逐遠東侵略者的戰爭上，中國民眾早已在執行着這歷史的任務，而在一旦蘇日戰爭正式爆發的一天，蘇聯在遠東軍事上必將獲得中國民眾極大的幫助。這一點，拍夫朗訶早已看得清晰的。

拍夫朗訶在這書中的想像，是隨時有成爲事實可能的。日本人就會將其中所描寫的蘇聯海陸空軍的新戰略，誇張的加以譯載，而在今日，在抗戰的現階段中讀起來，分外地使我們感到興趣，因為書中一部份的想像，已經由我們加以實現，而且超越了他理想的範圍。

書中有兩處地方，提到「國共」的內戰舊事，有短短的兩段，譯者認為在今日的情勢下實沒有譯出的必要，特地略去了，並在略去的地方加以注明。拍夫朗訶這部小說是在我們抗戰以前完成的，對於這略去的兩小段，在今日，我想他當也是贊同的。

# 紅翼東飛 目次

## 譯者題記

## 上編

|     |         |     |
|-----|---------|-----|
| 第一章 | 一九三一年三月 | 一   |
| 第二章 | 海參崴的攻擊  | 四九  |
| 第三章 | 國境的空戰   | 六五  |
| 第四章 | 國境的陸戰   | 一〇三 |
| 第五章 | 莫斯科參加戰爭 | 一四七 |

第六章 海戰 ..... 一六三

第七章 日本民衆加入戰爭 ..... 一八一

第八章 中國民衆加入戰爭 ..... 一九九

下編 這可以作爲一部書的開端

片山潛城 ..... 二二一

## 第一章 一九三三年三月

豐臣秀吉，一個出身於普通士兵的日本政治家，西班牙菲利浦三世和英國伊利沙伯朝的同時代者，從耶穌教傳的口中探知歐洲要征服亞洲的野心，便爲日本警戒起來。

「我將跨海席捲支那於腦下，」他說。

一隊艦隊載了他的兵士登上大陸。高麗被征服了。豐臣秀吉準備向北京進兵。可是一陣暴風摧毀了他的艦隊。事後他曾悲哀的寫著

露水一樣的落下，

露水一樣的消逝。

就是大阪的城堡

也是沉睡中的一夢。

偉大的歷史事件，像個人生活中的悲劇一樣，雖然事先早已有預兆，總是出人意外地來了。



牠們不是來，而是崩潰而下。

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的戰爭並未真正結束，如像凡爾賽所聲明的那樣。被強迫恢復和平，牠防不勝防地繼續發生在邊境上，在稅關爭論上，在國際糾紛中。牠們又被其他的紛爭繼續着。由於羣衆的意志，任何戰爭都有轉變爲內戰的可能，而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的戰爭，甚至在戰壕中已經轉變爲內戰，一旦被迫和平，牠就進入地下，化爲叛變在地上最遠的各處爆發出來。俄國的一九一七年十月，德國的一九一八年十一月革命，芬蘭的革命，日本的糧食暴動，保加利亞的兵士叛變，波蘭的暴動，立陶宛，阿根廷的暴動——這一切都在一年之內發生了，正式戰爭的末一年之內。

於是到了一九一九年，這和平的第一年，帶來了向蘇維埃俄羅斯的聯合進攻，拉脫維亞的暴動，德國，朝鮮，匈牙利，南斯拉夫的暴動，黑海的法國海軍叛變，匈牙利蘇維埃共和國的宣言成立，中部和南部意大利蘇維埃的出現。而這還是一九一九年，人類所經驗的最大戰爭和平後的第一年。

繼之而來的就是所謂有收穫的和平年代，在愛爾蘭起了叛變，在意大利，波蘭，波斯起了革

命暴動，又發生在意大利，又發生在德國，德國和意大利再是一次，波蘭再是一次。年復一年，戰爭叩着那些同一的門。

在一九二三年，保加利亞有了一次叛變，德國又有一次，波蘭又有一次，一年之後就發生在羅馬尼亞和愛沙尼亞，在摩洛哥，中國和敘利亞，德國又是一次，波蘭再是一次；一年之後是馬來和中國，中國又有一次，中國再有一次，一年之後是奧國，中國又是一次，兩年後就是柏林的「血的五月」，巴力斯坦，印度，羅馬尼亞的武裝暴動，隔了六個月就一次又一次的在德國發生。戰爭仍是叩着那些同一的門。

一九三零年到了。正如那些民主的偽善者所說，光榮應該歸給人類最後一次戰爭後的這和平歲月！

在印度，三萬人被捕下獄，八千六百人受傷，六千人被殺。

在安南，有兩千人被捕，一千人受傷，一千人被處刑。

在意大利，六萬三千人被捕下獄，六千人被拷打成傷，四萬人被殺被處刑。

在德國，二萬人被捕入獄，十一萬人被拷打負傷。

在法國，四千人入獄，兩千人在街頭的紛擾中受傷。

榮哉這和平活躍的生活！

中國發生革命，印度發生兵士叛變，安南發生兵士叛變，波蘭的西烏克蘭和意大利發生農民暴動，柏林又發生金屬工人罷工，西班牙發生武裝叛變，印度智利又發生暴動，西班牙又是一次，中國又是一次，英國海軍罷工一次，西班牙又是一次，美國又是一次，西班牙，波蘭，捷克，比利時，英格蘭，甚至歐洲的客廳——瑞士也發生一次，德國又是一次——這已經是不知若干次了。而這僅是一九三二年。

如果軍事統計家核算一下自從凡爾賽和平結束的日子以來在階級鬥爭方面的損失，那已經停止的大戰將被證實既不是最後也不是最大的一次。三千萬失業者正生活在更慢的死亡中，比兵士更精於支持，為在這場面上出現的戰略家提供了一隻大軍。

一個在人類過去全部歷史中無先例的戰爭開始了。這被注定將是那些歷史地的要成為勝利者的那些階級的生活學校。

整個的國家在人們的眼前死亡了。建立了許多世紀的制度崩潰而粉碎了。英國在苦惱中

掙扎那些年青的國家，她的奴隸們，圍了她幸福而高興的笑。着隨同着英國人類歷史上的一個時代在瀕死中了。如果對於一種制度可以執行屍體剖驗的話，我們將發現一個衰弱無能的老紳士，生前混充外交家和光明使者，死後却被證明祇是一個舊貨販賣者和小人而已。更有，這正是人類生活中常有的事，這大胆的批發商人才斷氣不久，就有一個飢餓的擦皮鞋漢子出現了，根據過去生活上某些偶然的巧合，自稱是死者歷史上合法的承繼人。

這樣，日本帝國登場了。世界歷史並不是他謹守自己股份的一個企業，他打算收買牠們，用日本製造的比爾斯尼啤酒與蘭開夏棉紗去交換。

他是一個島國出身的擦靴漢，他從小就夢想古小說精神的旅行和征服。

像古老的英國一樣，德國也苦惱着。她的民衆的忿怒，像啤酒一樣，在一個音樂喜劇制度的酒窖中被汲取着。

英國想用德國去削弱法國，用日本去削弱美國，同時用美國和蘇聯去約束日本。英國將日本當作她的同盟國，正好像一個老婦人將一個會在愛的狂樂中打她的年輕暴躁的車夫當作情人一樣。她在日本在亞洲西北部的活動中幫助她軍火和金錢。美國也想幹這類似的勾當，但

是爲了對付英國。

他們這種攜手進行着活動的神氣好像將使蘇聯償付他們這一切破壞秩序的代價。

在歐洲，德國正加緊加入戰鬥，那些有經驗的和平維護者引導她也進入那古代的席西亞山谷，這是從無一人能不蒙損失回來的，無論是從西方潛入的或是從東方長驅直入的人們。各處都有發生戰爭的可能。

運用着大和魂的精神，日本摧毀工人階級的上海，攫取了滿洲，察哈爾以及中國北部各省。她已經有了一個屈服的歐洲在不遠的將來的幻象。

可是在衰老的歐洲和世界上，另一個歐洲另一個天地在生長着了。從維也納的防禦物上，從西班牙的城市和村莊中，從亞洲屢次無名的叛變中，一個偉大的目標舉起了。

日本準備在任何地方作戰。她在巴拿馬連河一帶建立秘密空軍根據地，使她的間諜充斥墨西哥，以便時機一到即從美國地圖上抹去巴拿馬的交通綫。她在婆羅洲島設立秘密航空站，以便威脅埃及和阿刺伯，在伊蘭建立秘密航空站以便威脅裏海，土耳其斯坦以及阿富汗。

以進攻威脅着世界最重要的一些交通轉運站，她等候着時機。她的矮小的將軍們都懷有

極大的幻想。像拿破侖三世的那些勇敢的阿加利亞的將軍們一樣具有將非洲也包括在他們立功範圍之內的幻想，這些日本人也夢想着西藏，暹羅，印度的征服，翻飛在帕米爾高原的大亞細亞聯邦的旗幟。

可是中國的每一處地方也在準備戰鬥。她揭露了未來戰事的輪廓，創造了一個戰鬥國家的典型。戰爭成了民衆主要的任務。

在一九三四年冬天，在南京方面軍隊的壓力之下，江西省（原文作山西，當是原作者對於中國地名有誤，山西與陝西——譯者）站起身來，向西北方面長征，同有一個面積和歐洲相等的省份四川前進。幾十萬人攜帶着他們的妻子兒女以及先人們的棺木，拋棄了一個地方，轉戰到另一個地方。他們這遷徙的歷史將成爲這新世界歷史初期的最偉大的史詩，在一世紀之後仍被人們緊緊的記在心頭。海水並不會在他們的眼前分開，岩石也不會迸出泉水，太陽也不會在爭鬥的時候停留不動。這些人拖帶着他們的孩子，拆散的工廠，醫院和受傷的同志們一陣。他們前進，戰鬥着頒佈着律法，而他們的路程有二千五百公里長。橫過廣東，貴州，雲南的山嶺地帶，他們又跨過湖南貴州交界地方的沼澤和林莽，經過西康的沙漠區域，佔據了四川。

在中國，爲了這事件，到處發生了戰爭。

（以下刪去原文五行——譯者。）民衆

要吃飯，要被人看得起。他們到處作戰。在紅軍和游擊隊中，在工廠和鄉村裏。每一個中國人到了十六歲都認爲自己是隊伍中的一名兵士。

滿洲的義勇軍也在戰鬥着。自從高加索戰爭的那些日子以來，這繼續了五十年的時間，世界不會再有過其他像這樣突然表現在滿洲平原上的這種民衆力量的組織。和英勇的華北中國人對比起來，阿比西尼亞光榮的爭鬥祇是一個黯淡的模擬物而已。

這些偉大的民衆隊伍的領導者們，仍舊穿着襤褸的補綴的短衫，不脫衣服就睡在稻草堆上；可是他們小小的隊伍已經領悟了超越時代的憎恨。這些領袖們所缺乏的是對於他們歷史任務的理解。他們還不會看出，負在他們肩上的不僅是破爛的穿滿槍洞的氈毯，同時還有中國和亞洲所有光輝的未來。

可是類似歐洲歷史上那樣的一天，當法國的義勇隊產生了軍官辟訖格魯，建築師克萊伯，劍術師烏傑羅，畫家聖賽耳，馬夫的兒子郎姆那樣人物的日子已經接近了。

勃的波拉拍脫現在已經無法使他們與革命分離。爲了作爲對於野心的教訓，歷史很客氣

地創造了好幾位小拿破崙。這些小人物之一投到日本馬靴的下面，另一個爬上了霍亨索倫皇族的寶座。

布爾希維克向太平洋方面偉大的開拓開始於一九三二年。將來總有一天，辛勤的歷史家會發現灰塵封滿的祕密命令袋，從其中發現那些攜着最初的斧頭和鴉嘴鋤來到這荒原和山嶺的無名英雄的生疏的姓名。

在那些日子，蘇維埃遠東自身也不知道他們所着手的是什麼。這偉大的工作從小的地方開始，並不給人留下牠應有的印象。並沒有可驕傲的成就的史詩去激動他們的心。這些英雄們穿鑿山嶺，尋覓水源和油礦，開闢道路穿過孤寂的荒原，開始建設城市。從首都各戲院來的演員們在山谷中用木板搭成的戲院裏演戲，建設大隊的士兵在他們的討論班裏辯論布洛克的詩的價值。可是這是什麼地方都有的現象，在蘇維埃聯邦的每一部份，而遠東也並不夢想超越和勝過牠祖國的發展。

自從最初的那六百名青年共產黨員來到這荒原的日子以來，遠東改變了很多。新鮮的人



物出現了，新城市裏鋪下了柏油路，而那些能敍說這些城市是如何開始的人們都認為已經老了，這一切已經發生得這樣的久，牠們的成立、建設和開始住人已經這許多年了。可是能記得這些地方早年情形的人永不會忘掉牠們。他們認為沒有比這更快樂的了，去回想那些艱難，在當時幾乎認為是不可克服的，去回想同志們的名字，環顧週遭世界一切的成就無一不是他們創造底艱苦熱情的故事。

在困難的克服中，蘇維埃人的精神發展了。他到二十歲就聰明長成了，而這年輕的智慧就供給了他全部未來生活的永遠年輕的祕密。在二十歲上看來比較的老了，蘇維埃的人們到了五十歲或更老仍保持着這樣的年輕。

他年復一年的更智慧了，殘餘的老的感覺消散了，新的精神的感覺成熟了。

整個的蘇維埃國家的組織乃是要發展勇敢的爽直的全然誠實的人們。一切的虛偽無可避免的歸於消滅。懼怯被當作一種社會的不幸在嘲笑。

人們變得愈加特出了。爲了幸福的獲得，他就成爲單純，坦白而勇敢。生活使得他必須這樣，否則便要不加考慮的被擲開了。